康人随笔

清华之美:“景”“人”相融

■张建国

■百年清华,源西学建制,开新学祖庭,一直萦绕着神秘的光环,是世人向往的学府圣地。今年5月,有幸参加清华大学2015年县域干部执政能力专题培训,在似梦如歌、是诗像画,令人心驰神往的清华园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学习。清华之“美、实、重”让人折服。

清华园景致之美,让人陶醉。同时,清华人更美,让人景仰。

中午在西郊宾馆报到后,邀约巴塘县委副书记姜健康拜访清华。远望清华正校门,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走。正校门全部由花岗岩装饰,八根高挺的石柱,让校园内外通透。校门外,绿地正中横置一巨大卧壁,南北两面分别刻着毛泽东同志手书的“清华大学”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校训源自梁启超1914年在清华的一次演讲,他引用《易经》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生树立“完整人格”,这句话后被定为校训,成为清华精神所在。许多游客,尤其青年人,在卧壁前后合影留念,我们当然不能免俗。

入校门,至主楼台阶,一个长500多米、宽宽的中轴绿化带,银杏和国槐排立迎风摇曳。校里有许多出租自行车的,在清华自行车不可或缺,因为校园之大,学子们便每天骑自行车来往。清华人的勤奋,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更好游览,我们徒步而行。

时值初夏,正是京城天色最湛蓝,气温最适宜际,校园里烂漫的花朵尽情绽放艳丽的容颜,恣情的叶草也蓬勃释放青春的生机,林荫婆娑、绿草如茵、游人往来、书香阵阵……美不胜收。

到得主体楼前留影,姜健康同学上次培训过,熟悉地形,带我往二校门而去。十字路口西行,是一条银杏成行的大路,行300米,过了校史馆、蒙民伟音乐厅,就能见到二校门。乳白色的石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纵向的流畅弧度与横向的方正线条完美结合显得格外清丽庄严。石门上端“清华园”三字出自时任军机大臣、中堂那桐之手。踱过石门,道旁树木葱郁,林荫之间光点斑驳,一条约150米长的林荫路,尽头一片青绿的长方形草坪,草坪前树立着汉白玉雕塑的古计时器——日晷,其上用中文和拉丁文刻有“行胜于言”。

绕草坪一群肃穆庄重的建筑是大礼堂区,草坪东南侧的清华学堂是座德国古典风格的建筑,现为清华研究生院。当年,清华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曾在此任教,奠定了“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基调。

草坪西的科学馆是清华物理系的大楼,走过大楼,就到了工字厅的正门。清华的起源就是这工字厅,现在是校长办公室等所在地。工字厅为南方庭院特色,院内游廊回转,荷花摇曳,藤萝缠绕,曾住这里的知名学者吴宓先生称其为“藤影荷声之馆”。吴宓是文学大师,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名家都是他的学生。他自称“奠居”在此,意思是更适合住在这里的人尚未到来,自己不过是给他们打前站罢了。这可看出大师的胸襟,虚怀若谷;另一方面,又可知清华之人才济济,天外有天。

紧邻着工字厅的是古月堂,当初曾是清华女生闺房,男生不得入内。据说钱钟书在清华求学时,就常来这里与杨绛会面,一时传为佳话。在清华,还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世爱情也颇为佳话。如今才子佳人已去,曾经的浪漫让人遐思。

古月堂之西,便是近春园。1927年仲夏,朱自清先生感于世变,夜不成寐,怀揣“淡淡的哀愁”,漫步在恬静幽雅的荷塘边,潜滋暗长出一种“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的心境,以其精妙的构思和生花妙笔写出梦幻荷塘、迷人月色的名文《荷塘月色》,从此清华的荷塘成了很多人寻梦和精神寄托的地方。

从朱自清笔下的大荷塘到小荷塘,扑入眼帘的除了微微泛黄的田田的荷叶外,在小荷塘的北岸,还有一尊朱自清先生的雕像,面水而坐,清寂若思。

小荷塘和水木清华连在一起。提起清华,必离不开水木清华。“水木清华”出自晋人谢混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原指园林景色清朗秀丽,特别指园林里池水花木清幽美丽。水木清华是清华园内最引人入胜的一处胜景:四时变幻的林山,环拢一泓秀水,山林之间掩映着两座玲珑典雅的古亭,正额“水木清华”四字,庄美挺秀。正中朱柱上悬有清道光进士,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撰书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南西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之前在许多描写清华的文章中拜读到此联,并详寻了解释,但未身临其境,难以全面理解。如今驻足仰读令人无限遐思的百年长联时,才略悟其中真谛:一切皆由心生。由此不由得想起一位尊敬的亦师亦友的领导随悟的一副对联:静心听花落,冷眼观世躁。

五月初夏,荷塘依旧,荷叶始绿,匍匐在水面,其间零星地夹杂着的是几片枯黄、几丝清冷、几分孤寂,透着那段曾经的几多沧桑。不见零星的白花和羞涩的朵儿,望着枯绿相间的荷叶,以及那冷冷泛着寒光的湖水,朱自清先生的冷冷清骨似乎就溶于其中,一种无法言传的韵致让人为之一颤。好在拱桥、荷叶、柳絮相映成趣,荷塘里鸭子戏水,鱼儿游弋,三三俩俩的垂钓人给这寂静的荷塘平添了几缕生机,弄影水中,尽显静谧之美。赋诗《荷塘遗韵》为念。

荷塘清冷韵犹存,月色未明骨气清。
喜得水木五月新,细雨游园慰众心。

在水木清华合影留念之际,下起了稀疏的细雨,倒让高原来的我们倍觉清新,有一洗新尘的感觉。

清华是名家云集之地,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足迹。1914年秋,梁启超曾在工字厅“赁馆著书”。后来,他在工字厅讲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任国学研究院导师。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邀请访华时,在工字厅住了半个多月。1927年6月1日,王国维来这里参加了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活动,第二天,他便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朱自清曾住在清华园北院9号寓居,与俞平伯、浦江清、吴晗、闻一多、李健吾等友人相互过从,“适意至甚”。

途经水利系,看到一有关水的雕塑,这样的雕塑还有许多,错落有致分布于清华的许多角落。我最喜欢的是“堆叠的书卷”和另一组关于“水木年华”的雕塑。

从中午一直到暮色掩映,我们才恋恋不舍的暂别清华,其实我们只走了清华校园的一小部分。在牛毛般的细雨中,游览清华别有一番情趣,随兴赋诗《邂逅清华》留念。

高空万里程,康巴至京城。
难捺心向往,立睹清华景。
自强当不息,厚德最载物。
夏雨乘暮临,为吾洗新尘。

清华校园的湖光楼影、林阴曲径、雕梁画栋、竹绿花红,美不胜收,景致优美质朴,让人很是陶醉,加上大家名人的点缀,愈加迷人。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一周以来,我们所亲身接触的,就让人倍觉醒目提神,清华人的淳朴已深植我们心底。

西郊宾馆报到,接待的是两位女老师,刘威和褚焱焱,平易近人,耐心细致,是我们的班主任。

为做好培训,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专门配备了3名班主任,还有一位是李磊,从学员的食住行到学等,跟班服务,细到日常的温馨提示、校园介绍等。年轻的刘威,平时话语不多,挺严肃的,言谈中透露着干练,做事有板有眼。组织开班、结业典礼、通知每天上课的地点及乘车时间、收照片、发讲义,做得有条不紊。开班仪式上,她讲的那句“进了清华门就是清华人”让我们感到清华离我们并不遥远,很是亲切和感动。结业典礼前,也许是我们甘孜同学集体介绍的热情所致,刘威老师动情地讲到她虽是东北人,但爱人是成都的,对四川也有着独特的感情,让我们更多了些温馨回忆。

行走清华,所见到的清华人,是那么朴实、阳光和勤奋,朴素得体的衣着,引领着另一种“时尚”和“潮流”,那就是崇实尚学,闪耀青春;匆忙赶课的自行车队和食堂中的有序、安静,彰显着另一种“风景”和“魅力”,那就是崇礼尚义,明志厚德。这就是清华人,让人景仰。

人生高原

阿妈曲珍和她的女儿

■蘇子

■曲珍有些浑浊的目光温情地注视着女儿,强忍着泪水。女儿拉着阿妈那双布满老茧粗糙的手,眼里满是泪花。曲珍说:多回来看看,时间长了可能就见不着了。

外面传来一个青年高亢的声音:阿若曲珍,快磨完了吗?边说边进了磨房。姑娘突然低下头,红着脸回应:快完了。青年动作麻利地帮忙扫着石槽中的糌粑面,不时深情地注视着姑娘。姑娘把头上的围巾往脸上拉了拉,整个脸几乎遮住了,只露出两只水汪汪的眼睛,躲闪着青年的目光。

糌粑磨完了。青年把藏袍的两只袖筒往腰上打了个结,举起装满糌粑的皮口袋往肩上轻轻一扛,低着头出了磨房。姑娘随后跟了出去。两人一前一后沿着小路走去,上了一道山梁便到了女孩家。青年把糌粑往地上一放,一边擦着汗一边随手接过女孩端过来的酥油茶,一口气喝完。

那以后,青年时不时来到姑娘家,每次来怀里都揣一些核桃、苹果、奶饼、酥油等,讨好姑娘。然后,拼命地帮姑娘做家务。姑娘身前身后打着帮手,不时被青年的幽默风趣逗得咯咯笑。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姑娘和青年已成了一家人,并且有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和妈妈一样水灵漂亮的女孩。他们请活佛给取了个名,叫德吉措姆。于是,青年更辛苦地外出劳作、远牧,姑娘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后来,又有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年龄间隔都不大。女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娇美羞涩的姑娘,面容憔悴布满褶子,也不再梳妆打扮,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苍老许多。青年也不再腰板笔直,精力充沛。劳作回来的他一边嘴里哼着“啊热热,”一边疲惫地躺下,听着满屋子孩子们的哭闹声,无奈地闭上眼睛。

男人依然深爱着女人,女人也依然心痛男人。可生活的压力使他们没有了从前的浪漫和激情。只有默默地坚守着简单的日子。盼望孩子们早些长大,多几个劳力。

傍晚,一家七口围坐在火塘边,满屋里是烟雾,呛得人直流眼泪。茶壶里熬着浓浓的藏茶,女人在一个石板上倒了些荞面糊糊,不一会儿煎成了一张饼,刚一取下来就被孩子们抢着瓜分了,然后又眼巴巴地盯着石板,等待下一张饼。男人抱过最小的孩子,吼着几个大的:别急,有的是吃的。女人没有任何抱怨继续烙着饼。等孩子们和丈夫都吃饱了,女人最后拿起一张饼,掰一块在碗里蘸着酸奶,就着清茶吃了。最后,把装酸奶的碗转着舔得干干净净。

地里的麦子冒出了寸头,山坡上一片淡淡的绿。田埂上的柳树也发出了嫩芽。春天来了,他们要去给地里放水。几个孩子大的背小的,一家人朝自己地里走去。老大、老二已经可以帮着干些活了。几个小的就在地边嬉戏玩耍。男人的背驼了不少,但依然强壮有力,边劳动边还唱着山歌调子,几个孩子也跟着哼哼。女人时不时招呼着老三看好弟妹。

这里一年就一季,地里的庄稼是他们全家一年的希望。歇息的时候,男人说,再多养几只羊吧,两个大的孩子该上学了,要交学费。女人应着:哦呀。可大姑娘说,让弟弟上学吧,我在家帮阿爸阿妈干活,带弟妹。男人说:不行,都去。不学文化不成。好歹认几个字吧。

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都上了学。可老大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倒成了家里的好帮手。虽说是姑娘,可干起活来像阿爸一样利索。人也出落得越发漂亮。丰润的瓜子脸,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乌黑的头发。模样活脱脱像年轻时的曲珍。村里的年轻人见了她总是找机会套近乎。可姑娘像阿妈一样腼腆害羞。总是躲得远远的。

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提亲的。阿妈把女儿支了出去,阿爸阿妈和提亲的人在屋里叽叽咕咕说了很久。又过了一段时间,几个人来把女儿带走了。那天姑娘哭得很厉害。曲珍躲在屋里不忍出来送行。可村里人都说姑娘命真好,有福气嫁给在拉萨做生意的两兄弟了。这在藏地婚姻习俗里不是稀罕事。相反,人们认可并尊重。

几年过去了,姑娘终于回来了。手里牵着一个,背上背了一个。头上盘着五彩丝线缠绕的辫子。身材更丰满了。听说嫁过去后,两兄弟中的哥哥不愿同娶一个女人。于是,她便和弟弟结了婚。丈夫在外忙着做生意,这次是专门回娘家探望父母。

老两口又是泣又是笑,把女儿和孙子们迎进了家门。曲珍已是满头白发,腰也弯了。不同的是衣服比过去穿得干净讲究,不再是蓬头垢面,补丁盖补丁。家里盖了新房,养了好几十头牛和羊,老二和老三先后考上了外地的学校,最小的也在上初中了。日子比从前好了许多。

秋来了。山寨满目是深红、金黄、墨绿交织,秋色斑斓,灌木树丛在微风中摇曳。牛羊正是膘肥体壮季节。女儿没住多少日子要回去了。曲珍两口子用牛毛编制的布袋为女儿装了满满的核桃、苹果干、奶渣、风干牛肉等。

曲珍有些浑浊的目光温情地注视着女儿,强忍着泪水。女儿拉着阿妈那双布满老茧粗糙的手,眼里满是泪花。曲珍说:多回来看看,时间长了可能就见不着了。女儿哽咽着回答:哦呀。你和阿爸一定保重!

山梁上,阿爸阿妈据搂着腰挥着手,目送女儿远去。女儿和前来接应的婆家亲戚一道带着两个孩子,一步一回头,难舍难分。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让她放不下、时刻牵挂的家和亲人。她会像阿妈啦一样,相夫教子,忠实地完成一个女人的使命。

风中的阿妈曲珍哭了……

▲岁月如歌·刘忠俊

雪花

第2169期

校园放歌

水的随想

■温江中学实验学校七年级六班 泽仁朗佳
指导老师 赖刚

“水是生命之源”,万物皆由水而起,水,她默默滋润万物,甚至说是创造万物,直至干涸,都无怨言。

水之智慧,是常人无法比拟的。当你用力砸向平静的水面,水会与你避开,而非硬碰硬,她知道,硬碰硬只会弄得两败俱伤,为此,她选择了更明智的方法——宽容,所以,水才会平如镜。

水的力量,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有人会说:“人们见水,连蚂蚁都敌不过,谈何强大?”其实,水的力量非在此,而在于——持之以恒,这力量可穿石,可破钢,连石头也会被打穿。钢板也会被滴穿,人的力量何足挂齿,故才有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

水的无私,是常人无法践行的。树木是她浇出来的,花是她种出来的,人是她捏出来的。她是真正的造物主。她固然伟大,又是如此平凡。她,随处可见,下一场雨,更不知有多少水融入土地,滋润万物。水直到其生命消逝,都没有过恐惧,抱怨,只因为她知道:“世间万物需要我。”

水的才能,是常人无法超越的。当石头落入河中,水会避开石头,由其沉下去,她知道:“异敌非同小可,我得小心!”坚硬的石头最终也是“不经打”,被越磨越圆滑,直到消失。故水阴中带阳,以柔克刚。

另外,水是你心灵镜子。她包罗万象,天上的白云在这水里,地上的走兽在这水里,人更是逃不过。她照出人世间的真善美,更照出了人世间的丑恶——因为她本身就是无暇的。

水的智慧、力量、无私、才能,是人世间的镜子,故孔子才会在清清江河前被折服,曰:“水是真君子。”

● 时讯

“五彩丛书”“藏族青年作家丛书”国际化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本报记者)日前,中译出版社“五彩丛书”“藏族青年作家丛书”国际化研讨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希安,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叶梅,中译出版社总编辑张高里,英国尹泰乐公司合伙人RobertScriven,凤凰阿歇特公司总经理徐革非等出席本次活动。

“五彩丛书”和“藏族青年作家丛书”是中译出版社今年推出的两个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英文版系列丛书。“五彩丛书”由五位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组成,分别是土家族作家叶梅的《歌棒》、满族作家娜夜的《睡前书》、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僧舞》、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永生羊》和满族作家赵枚的《叙述者说》;“藏族青年作家丛书”由八位藏族作家的作品组成,分别是次仁罗布的《界》、达真的《康巴》、严英秀的《纸飞机》、尼玛潘多的《紫青稞》、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亮炯朗萨的《布隆德誓言》和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

研讨会上,叶梅介绍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情况。针对获茅奖女性作家少的情况,叶梅认为,女性的命运无疑是当下时代值得关注和书写的话题,尽管女性作家在数量上仍旧少于男性作家,但女性作家文学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愈发蓬勃的。

就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去”的发展状况和前景,徐革非认为,请外国人讲中国的故事在现阶段是中国作品“走出去”较好的方法。同时,她也指出译文质量必须得到保证,且表达中国人个体声音的作品更容易被外国人所接受。

Robert Scriven从这两套丛书出发,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如何走向世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先将中国作品翻译成英文版,再由英文版翻译成小语种并向小语种地区输出,这样做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这些地区对外国小说的需求比例更大,市场更加广阔。他对这些作品能够表达出来自中国本土个体的声音表示赞赏,并希望以更加创新、多样的方法推广中国作品。

张高里指出,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何将他们推向世界,通过他们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的真正面貌,是出版人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中不可缺少且格外值得珍视的部分,它们具有罕见的文学品质,不仅闪耀着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字色彩,也蕴含了在少数民族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持有的不同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次研讨会旨在引起国际上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并为更多中国少数民族作品走向世界舞台拉开序幕。